

南強文藝叢刊

1 9 3 1

短篇小說年選

王 抗 夫 編



上海南強書局版

前 記

這一部創作年選的編成和印成，可以說是非常的偶然。那是一九三一年末，學校快要放假的時候，許多同學要我介紹幾篇新的創作，讓他們在寒假期間，去做精細的研究。於是，我想起這一年的文學雜誌上面有很多的新的作品，便重行檢閱了一遍，挑出自己最滿意的，也是最能說明這一年文壇進展的幾篇，由大家分任抄寫油印，訂成一個冊子。一二八事變的前一個星期，經過上海，偶爾和南強主人談起，他說這樣的選集有印行的必要。我當然沒有什麼不同意，便把油印冊校正了一回，留

了，他，並約定在三月底前趕印出來。那知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炮擊，竟耽擱了很久，等到印成的時候，一九三二年又已將盡了。

在這本年選裏新收的幾篇創作，特殊值得我們注意的，應該是幾位新的作家。穆時英的“南北極”是引起了整個文壇注意的，他描寫流氓層的生活，真是深刻的很，有新的內容，有新的作風，可惜意識上還有許多缺陷。張天翼的“小彼得”，是很有力量的諷刺之作。這位作家是很能寫諷刺小說的，可惜他諷刺得不怎麼深刻。何典（聽說這是矛盾的筆名，確否待證）的“喜劇”，文學很活潑，諷刺得也很有力量。施蛰存的新感覺主義的作品，是說明了在中國文壇上新的傾向的產生，這種吃利生活者生活的描寫，是等於在敲擊資本主義社會崩潰的喪鐘。茅子在寫小說方面，是一個新人。他的“一個人的死”，可說是一篇人道主義的創作。裏面最好的一篇，我想推薦了玲的“一天”丁玲的長篇“水”（新中國書店有單行本），是代表一九三一年中國文壇的力作，短篇“一天”同樣的是一九三一年最好的收穫，革命者是如何堅苦的在從事工作，在這篇

裏，寫得非常令人感動。這以外的幾篇，也各有長，各有新代表的特殊傾向。

年選一類的書，在十年前，有亞東的“新詩年選”一種，往後沒有續出，在小說方面，是絕對的沒有。這一本的刊行，是一個最初的嘗試。原意很想，在書前寫一篇“一九三一年中國文壇概觀”，因為正在結束暑假考試，沒有充裕的時間，而且“北斗”二卷一期上新載的一篇，已經是很詳盡了，我認為沒有再寫一篇的必要，請讀者去參看那篇吧。

因為南強主人來信要我寫篇序，特略述鄙意於上。

編者

南 北 極

穆 時 英

那時我還只十三歲。

我的老子是洪門弟兄，我是自幼兒就練把式的。他每天一清早就逼着我站樁，溜腿。我這一身本領就是他教的。

離我家不遠兒是王大叔的家，他的姑娘小我一歲，咱們倆就是一對兩小口兒。我到今兒還忘不了她。一個在東，一個在西，太陽和月亮會了面，咱姓于的就不該自幼兒就認識她。他媽的姓于的命根子裏孤鸞星高照，一生就毀在狐媚子手裏。我還記得那時我老叫她過玉姐兒。

玉姐兒生得黑黢黢兒的臉袋子，黑裏透俏，誰不喜歡她。我每天趕着羊兒打她家門前過時，就唱：

“白羊兒，
玉姐兒，
咱們上山去玩兒！”

她就唱着跑出來啦——那根粗辮兒就在後邊兒蕩鞦韆。

“玉姐兒，
小獅子（我的名兒是于尚義，可是她就愛叫我小獅子。）

咱們趕着羊兒上山去吃草莢子！”

咱們到山根那兒放了羊；我爬上樹給她採鮮菓兒，她給我唱山歌兒。等到別家的孩子們來了，咱們不是摔交就摸老瞎。摔交是我的拿手戲，摔傷了玉姐兒會替他醫。是夏天，咱們小子就跳下河去洗澡，在水裏耍子，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。我的水性，不是我吹嘴，够得上一個好字。我能鑽在水裏從這邊兒游到那邊兒，不讓水面起花，我老從水裏鑽上來嚇玉姐兒。傍晚兒時咱們倆就躺

在草上編故事。箭頭菜結了老頭兒，婆婆頂開了一地，蝴蝶兒到處飛，太陽往山後躲，山呀人呀樹呀全紫不溜兒的。

“從前有個姑娘，……，”我總是這麼起頭的。

“從前有個小子，叫小獅子……”她老搶着說。

編着編着一瞧下面村裏的煙肉冒煙了，我跳起來趕着羊兒就跑，她就追，叫我給丟在後邊兒真丟遠了，索性賴在地上嚷：“小獅子！小獅子！”

“跑哇！”

“小獅子！老虎來抓玉姐兒了！”

“給老虎抓去做老婆吧？”

“小獅子！老虎要吃玉姐呢！”

“小獅子在這兒，還怕老虎不成。”我跑回去伴着她，她準撒嬌，不是說小獅子，我可走不動啦，就是說，小獅子，玉姐兒肚子痛。我編是故意跟她別扭，直到攔不住再叫她央求了纔背着她回家。

這幾個年頭兒可真夠我玩兒樂哪！

可是在她十四歲那年，王大叔帶她往城裏走了一遭兒，我的好日子算是完了。她一回來就說城裏多麼好，城裏的姑娘小子全穿得花蝴蝶似的，全

在學堂裏念書，會唱洋歌。

“咱們明年一塊兒上城裏去念書吧。”

我那天做了一晚上的夢，夢着和玉姐兒穿着新大褂兒在學堂裏念書，那學堂就像天堂似的，牆會發光。

隔了幾天，她又說，她到城裏是去望姑母的，她的大表哥生得挺漂亮，大她三歲，抓了許多菓子給她吃，叫她過了年到他家去住。她又說她的大表哥比我漂亮，臉挺白的，行動兒不像我那麼粗。我一聽這話就不高興；我說：“玉姐兒，你不能愛上他，王大叔說過的等我長得像他那麼高，把你嫁給我做媳婦……。”

“別拉扯！咱們上山根兒去玩兒。”她拉了我就走。

往後她時常跟王大叔鬧着要到城裏去念書。我也跟老子說，他一瞪眼把我瞪回來了。過了年，她來跟我說要上城裏去給姑母拜年，得住幾天。我叫她別丟了我獨自個兒去。她不答應。我說，“好，去你的！小獅子不希罕你的。你去了就別回來！”誰知道她真的去了，一去就是十多天。後來王大叔

回來了。到我們家來坐地時，我就問他：“玉姐兒呢？”我心裏發愁。你別要我一股子傻勁兒，我是粗中有細，我的心可像針眼兒。我知道玉姐兒沒回來準是愛上那囚攏的了。

“玉姐兒嗎？給她大表哥留下哩；得過半年纔回，在城裏念書哪！那兩小口兒好的什麼似的……”他和老子談開啦。我一納頭跑出來，一氣兒跑到山根兒，悶嘴咄的坐着。果然，她愛上那囚攏的啦。好傢伙！我真有股傻勁兒，那天直坐到滿天星星，媽提着燈籠來找，纔踏着鬼火回去。過幾天王大叔又到我們家來時，我就說：“王大叔，你說過等我長得像你那麼高把玉姐兒嫁給我，幹嗎又讓她上城裏去？你瞧，她不回來了。”王大叔笑開了，說道：“好小子，毛還沒長全，就鬧媳婦了！”

“傻小子！”老子在我脖子上拍了一掌。你說我怎麼能明白他們說的話兒？那時我還只那麼高哪。從那天起，我幾次三番想上城裏去，可是不知道怎麼走。那當兒世界也變了，往黑道兒上去的越來越多，動不動就綁人，官兵又是一大窩嚕串兒的捐，咱們當莊稼人的每年不打一遭兒大陣仗兒就算你

白辛苦了一年。大家往城裏跑——誰甯說城裏好賺錢哇！咱們那一溜兒得幾手兒的簡直連走道兒都別想。老子教我練洋槍，不練就得吃虧，我是自幼兒練把式的，胳膊有勁，打這麼局兒八十下，沒半寸酸，好容易混過了半年。我纔明白我可少不了玉姐兒。這半年可真够我受的！玉姐兒回來時我已打得一手好槍，只要眼力够得到，打那兒管中那兒。她回來那天，我正躺在草上納悶，遠遠兒的來了一聲兒：“小獅子！”我一聽那聲兒像玉姐兒一挺身跳了起來。“玉姐兒！”我一蹦三丈的迎了上去。她臉白多了，走道兒裝小點了！越長越俏啦！咱們坐在地上，我滿想她還像從前那麼的唱呀笑的跟我玩兒。她卻變了，說話兒又文氣又慢。那神兒，句兒，聲兒，還有字眼兒全和咱們說的不同。

“好個城裏來的小姐！”

“別胡說八道的。”

“玉姐兒，你俏多啦！”

“去你的吧！”她也學會了裝模做樣，嘴裏這麼說，心裏可不這麼想——我知道她心裏在笑呢！

她說來說去總是說城裏的事，說念書怎麼有

趣兒，說她姑母給她做了多少新衣服，說她表哥怎麼好。他媽的，左歸右歸總離不了她的表哥。我早就知道她愛上了那囚纜的。

“玉姐兒我知道你愛上他了？”

“嘻！”她還笑呢！我提起手來就給一個鍋貼——這一掌可打重了。你知道的，我這手多有勁。可是，管她呢！“滾你的，虧你有這臉笑？老子不要你做媳婦了。小獅子從今兒起再叫你一聲兒就算是忘八羔子。”我跳起身就走，沒走多遠兒，聽得她在後邊兒抽抽噎噎的哭，心又軟啦。我跑了回去。

“媽的別再哭了，哭得老子難受。”

“走開，別理我！”

“成！咱小獅子受你的氣？”我剛想走，她哭得更傷心了。媽的，我真叫她哭軟了心，本來像鐵，現在可變了棉花。“叫我走？老子偏不走！不走定了。我早就知道你愛上了那狗樣的野雜種，忘八羔子，囚纜的。……”

“我就算愛上了他！有你管的份兒？不要臉的！”

媽的，還說我不要臉呢！“別累贅！老子沒理

你。”

“誰跟我說一句兒就是忘八羔子！”她不哭了，鼓着腮幫兒，淚眼睜得活賽龍睛魚。

“老子再跟你說一句兒就算是忘八羔子。”

她捧起身就走。你走你的，不與我相干！打算叫我賠不是嗎？太陽還在頭上呢，倒做起夢來了。她在前一滑，摔倒了，我趕忙過去扶她，她一擰手又走了。我不知怎麼的，連我自己也不明白，又會趕上去攔住她道：“玉姐兒——”

“忘八羔子！”

“對！”

她嘆喲的笑啦。

“笑啦！不要臉的！”

“誰纔不要臉呢，打女孩兒家！”

咱們算是和了。

她在家裏住了二十多天。她走的那天我送了她五里路，她走遠了，拐個彎躲在樹林那邊了，我再楞磕磕的站了半天纔回來，我也跟老子鬧着要上城裏去念書，可是只挨了一頓罵。玉姐兒這一去就沒回來！我天天念着她。到第二年我已長得王大

叔那麼高啦，肩膀就比他闊一半，胳膊上跑馬，拳頭站人，誰不誇我一聲兒：“好小子。”可是她還沒回來。王大叔不提她。

那天傍晚兒我從田裏回來，王大叔和老子在門口喝白干兒，娘也在那兒。我瞧見了他們，他們可沒瞧見我。遠遠兒的我聽得王大叔大聲兒哭道：“這門子親算對的不錯，有我這翁爹下半世喝白干兒的日子啦！”他見我走近了就嚷：“好小子，三不知的跑了來。玉姐兒巴巴的叫我來請你喝喜酒兒呢！”

“嫁給誰？”

“嫁到她姑母家裏。”

“什麼？阿！”我回頭就跑。

“小獅子！”

“牛性眼兒的小囚攏，還不回來！”

我知道是老子和媽在喊，也不管他，一氣兒跑到山根兒怔在那兒，半響，總倒在地上哭起來啦。總歸集的鳥兒也給我嚇得忒楞楞的飛了。我簡直哭瘋了，跳起身滿山亂跑，衣服也扎破了，腦袋也碰破了，碰子胳膊全淌血，我什麼也不想，就是一

陣風似的跑。到半晚上老子拽了來一把扯住我，說道：“沒出息的小子 咱們洪家的臉算給你毀了！大丈夫男兒漢，扎一刀子冒紫血，好容易爲了個姑娘就哭的這麼了？——”我一掙又跑，他追上來一拳把我打倒了擡回去。我只叫得一聲：“媽呀！”就昏昏沉沉的睡去了。

整整害了一個多月大病，爬起牀來剛趕着喝玉姐兒的喜酒兒。那時正是五月，王大叔在城裏賃了座屋子，玉姐兒先回來，到月底再過去。咱們全住在那兒。

玉姐兒我簡直不認識啦，穿得多漂亮，我穿着新竹布大褂兒站在牠前面就像是癩蝦蟆。她一見我就嚷：“小獅子！”我一見她就氣往上沖，恨不得先去剝她八十刀再跟她說話兒。我還記得是十八那天，王大叔，老子，和媽全出去辦嫁妝了，單剩下我和玉姐兒。她搭訕着和我有一句沒一句的搭訕着說閒話兒。我放橫了心，一把扯她過來：“玉姐兒，咱們今兒打開窗子說亮話，究竟是你愛上了那囚攔的，還是王大叔愛上了那囚攔的？”

“你瘋了不是？抓得我胳膊怪疼的！”

“好嬌嫩的貴小姐！”我冷笑了一聲。“說！究竟是誰愛上了那狗雜？”

她嚇得往後躲，我趕前一步，衝着她的臉喝道：“說呀！”

“愛上了誰？”

“你的表哥。”

她捱了一回兒纔說：“是……”

“別累贅！咱不愛說話兒哼哼唧唧的。黑是黑，白是白，你今兒還我個牙清口白。你要半句假，喝，咱們今兒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！”

你猜她怎麼着？她一綳臉道：“是我愛上了他！你要殺就殺，要剮就剮！……”她索性拿了把洋刀遞給我，一仰脖子，閉着眼兒道：“剮呀！”啊，出眼淚啦小狐媚子，還是這麼一套兒！我這股子氣不知跑到那兒去了，心又軟了。他媽的！她還說道：“好個男兒漢，英雄！拿了刀剮姑娘！剮呀！”我又愛她又恨她。我把刀一扔，到房裏搜着了媽的錢荷包就往外跑。她在院子裏喊：“小獅子！小獅子！”

“滾你媽的！”我一氣兒跑到火車站。就是那天，我丟了家就跑到上海來。我算是一個跟斗十

萬八千里從那一個世界，跳到這一個世界啦。

我從沒跑過碼頭，到了上海，他媽的，真應了句古話兒“土老兒進城。”笑話兒可鬧多了，一下車跑進站臺就鬧笑話兒。站臺裏有賣煙捲兒的，有賣報紙的，有賣水菓的，人真多，比咱們家那兒趕集還熱鬧，我不知往那兒跑纔合式。只見儘那邊兒有許多人，七長八短，毬毬蛋蛋的，嘩啦嘩啦儘嚷，手裏還拿了塊木牌子。我正在納罕這夥小子在鬧他媽的什麼新鮮玩藝兒，冷不防跑上個小子來，拱着肩兒，嘴脣外頭，露半拉包牙，還含着枝紙煙，叫我聲兒：“先生！”

“怎麼啦？”我聽老子說過上海就多扒兒手騙子，那小子和我非親非故，跑上來就叫先生，我又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營生的，怎麼能不嚇呢？我打量他管是排上了我這土老兒了，拿胳膊護住心口瞧住他的腿兒拳兒提防着他猛的來一下。冷不防後面又來了這麼個小子，捉住我的胳膊時，好哇！你這囚籠的，欺老子？我把右胳膊往後一頓，那小子就摔了個毛兒跟頭。這麼一來，笑話兒可鬧大啦。後來講了半天纔弄明白是旅館裏兜生意的。那時

我可真想不到在上海住一晚要這麼多錢，就跟着去了。我荷包裏還有六元多錢，幸虧住的是小旅館，每天連吃的化不到四毛錢。

頭一天晚上就想起家。孤鬼兒似的獨自個躺在牀上，往左挪挪手，往右搬搬腿，怎麼也睡不着，又想起了玉姐兒。我心裏說別想這小娼婦，可是怎麼也丟不開，第二天我東西南北的溜躑了一整天。上海這地方兒嗎，和咱們家那兒一比，可真有點兒兩樣的。我瞧着什麼都新奇。電車汽車不用人拉，也不用人推，自家兒會跑，像火車，可又不冒烟；人啦車啦有那麼多，跑不完；汽車就像螞蟥似的一長串兒，也沒個早晚兒儘在地上爬；屋子像小山，簡直要碰壞了天似的。阿，上海真是天堂！這兒的東西我全沒見過，就是這兒的人也有點兒兩樣。全又矮又小，哈着背兒，眼珠兒噌噌成天在算計別人，腿像蜘蛛腿，出窩兒老！這兒的娘兒們也怪，穿着衣服就像沒穿，走道兒飛快，只見那寸多高的高跟兒皮鞋一蹶一蹶的，好像是一對小白鴿兒在地上蹶，怎麼也不摔一交。那印度兒子，他媽的，頂叫我納罕，都是一模一樣黑太歲似的，就像是一娘養